

道也所謂聖者無所不通睿作聖睿即通也觀此生忘二字便是禪家面壁一段公案同者與道為一也與道為一則無好惡矣無好惡則化矣化則無所住而生其心矣故曰同則無好化則無常請從而後者言汝更勝於我我反不及而在汝後矣賢者勝也此賢於人之賢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至于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

此段只言窮達有命撰出這般說話也是奇絕恐其以飢而病故曰殆病矣古人彈琴必有歌如舜鼓琴而歌南風是也若歌若哭者力弱而其聲微也不任其聲者言無力聲不出也趨舉其詩所謂情隘而其

詞感是也歌得不成頭緒故曰趨舉父母豈欲貧我天地豈欲貧我此數語最精絕求其為之不得言既非天非地非父非母則孰為之然則使我至此極甚者命也此意蓋謂自然之理在於天地之上命者自然之理也是所謂大宗師也看莊子此篇便見列子力命篇不及多矣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居 齋 林 希逸

內篇應帝王 言帝王之道合應如此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四問而四以不知答之即維摩經以不言為不二法門之意蒲衣或曰即被衣也莊子所言人物名字多是虛言即烏有亡是公之類不必致辨齧缺悟其不言之意故喜以告蒲衣蒲衣曰而乃今知之者言汝于今方悟也而汝也泰氏古帝王也即大庭氏之類藏懷也要結也以仁而結人之心亦可以得人不始出於天而已謂其但能與天為徒也非人即天也故曰未始出於非人未始出猶曰不過如此也不曰天而曰非人皆是其弄奇筆處其卧徐徐安

也其覺于自得也或以己為馬或以己為牛皆置之不問言聽人誰何也其所知皆實理情信皆實也其德在己皆天真也到此處天字又不足以名之是其任自然而然又出於造化之上故曰未始入於非人前曰出後曰入看他下字虞帝王之遺任自然而已其名篇以應帝王意正在此有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有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有吾先見日中始後見狂接輿故接輿以此問之經常也式法也義度事之宜也以經式義皆出於己言以身為天下法也度人者化人也以身法而化天下故曰以己出經式義度人經式義句法便與和豫通同度音渡孰敢不聽而化言民皆聽順而

化之也欺德者言自欺也非實德也欲以此治天下難於涉海鑿河而使蜚負山也鑿河即是疏九河之類治外者言化之以心則無迹化之以身則有迹也正而後行者順性命之理而行也能其事者畫此自然之事也確乎斷乎也言其為治斷斷乎如此莊子之意主於無為故其說如此所以異於吾儒鳥高飛而避矰繳鼠深穴而避熏鑿言有迹者必自累今不能行無為之化而至於有迹是其無知之愚猶不若二蟲也二蟲鳥鼠也神丘猶曰神阜也天根遊於穀陽至泉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三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春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曠垠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以為天下為問便非無為而為之道故以為鄙人之問而使我不豫不豫者不樂也與造物為人者言處於人世而順造物之自然也厭足也飽也言遊於人世既已飽足則將遊於造物之外春眇之鳥虛無之氣也無何有之鄉曠垠之野皆言太虛無極之地也何帛猶何故也注訓法字法亦故也以治天下之問而感觸予之心所以不豫此感字猶言微觸我也帛字崔氏作為亦是何故之意淡者恬淡也漠沖漠無形之地也氣猶性也以此心此性皆合於自然故曰遊心於淡合氣於漠前言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看此氣字便合作性字說順造物之自然而無容心則天下自治矣何必為天下乎有心則私矣比天根再問而無名人又以其真實語告之其名曰無名人便見前後所稱人名皆是子虛烏有之類所以後篇有寓言重言之說如稱黃帝孔子顏子狂接輿則是借重於其名以實己之說寓言則是無名人天根蒲衣子之類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微
 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
 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耳也
 虎豹之文來田獲狙之使執繁之狗來藉如
 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王
 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
 已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與舉名使物自喜
 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有人於此言有箇人如此也此數句是不
 指名而譏侮孔子嚮疾趨走捷疾也彊梁
 剛健也言敏於學而能力行也物事也微
 通也言事事通徹而所見虛明也疏虛也
 以此而學道不倦可以比明王否言學之
 為王者事如此可否胥刑徒也易更也猶
 言卒更也胥易之名必古有此語如漢所
 謂鬼薪是也技係者以工巧而係累技術
 之人也此二等人胥易則勞其形技係則
 怵其心言如此為學身心俱勞是猶胥易
 技係而已怵心言其心恐恐然也虎豹以
 皮有文故招來田獵之人藉繩也所以束

縛者也繫合作狸狗能執狸與獲狙之便
 捷可觀皆以招來束縛之禍言有能必自
 累也執狸字又見天地篇若以有為之學
 可以為王者事則是虎豹之類亦可比於
 明王矣此貶之之甚之辭也此三句文自

奇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即功成而不有
 之意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此朝野不知而
 帝力何加之意貸施也言施化於民也凡
 字訓釋亦就平反處呼施字便與施字同
 義天施地生雲行雨施天施雨施此二字
 平反雖殊其義則一有莫舉名者言其所
 有人莫得而舉名之民無得稱之意使物
 自喜言我雖無功可名而物自得其樂猶
 韓文所謂人自得於江湖之外也不測者
 不可測識也只是無有字立乎不測只是
 遊於無有筆端鼓舞大率如此以上數段
 皆是說其名符應帝王之意
 即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
 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期人見之皆棄而走
 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

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
 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唯而
 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九必信夫故
 使人得而相汝

歲月旬日或遠或近神巫相者也其言皆
 驗若神棄之而走者畏其言之驗也心醉
 者心服也既其文盡其外也未既其實未
 盡其內也而汝也汝未嘗盡見其實固以
 為能得道乎固字有未得謂得之意當以
 語勢思之有雌雄而後有所生卵生也無
 雄又奚卵言無心則無迹也此一句是喻
 其心未能化故可以形見之意充焉也自
 以其道為高於世而欲人必信之此便是
 有迹處便是未化處故神巫得以相汝
 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
 出而謂列子曰嚮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
 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
 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嚮吾視之以地文萌
 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
 濕灰者言其生氣將盡如灰已濕而欲滅

也地文者此猶樞家修觀之名萌乎若生而不生之意不震者不動也不回者不可指定言也此不正字便與孟子必有事焉而勿正同惟有若萌動而又不動故神巫以為濕灰及活火也濕灰則是活火欲滅之意杜德機亦是修觀之名德機生意也杜閉也閉其機而不動故有生意欲滅之狀季咸遂以為弗活矣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慶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淵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杜權不動之動也權與機同但機微而權則露矣於杜閉之中而動機已露故季咸以為全然有生意也天壤亦是觀名天田也天上之田非壤之壤即自然之壤也猶今修養家以舌間為天津以頂上為泥丸之類此是生意萌動而上之意名實不入即是有無俱遣機發於踵言其氣自下而

上微而不可見故曰機善者機猶言性之動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太沖莫勝亦觀名也太沖太虛也莫勝不可捉摸也衡者平也半也氣機之動至於衡平一半之地而止則是半動半靜也神巫以為不齊言其半動半靜而不定也

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

鯢桓止水流水皆是觀名今佛家以為觀而古人以為淵淵有九名猶今觀音十二觀也審信也言鯢桓信乎為一觀止水信乎為一觀流水信乎為一觀壺子到此方說出向者所以示神巫者皆此淵也我有九淵而方示其三言我之妙處猶有未盡者審字作審非列子九淵之名皆全洪野處謂列子勝於莊子恐未為的論若此九

淵皆說盡則不得為奇文矣可盡不盡正是莊子之奇處精論文者方知之此章本有四節就此說淵九名一項却入第四節文章伸縮之法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及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歸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為為茅靡因為為波流故逃也已滅矣言不可見也未始出吾宗亦是

觀名虛虛無也委蛇順也若無物若有物不知其如何故曰不知其誰何也茅音類茅靡者拉扱也波流者莽蕩也言其看我

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於事無與親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為其妻爨代其妻執爨於鼎竈之間而不見其出也食豕如食人言集神於內而不見其外也於事無與親者言其雖為事而不自

知若不親為之也。彫琢其聰明而歸復於朴，即前所謂墮技體黜聰明也。塊然獨以其形立，猶木偶人也。封有廉隅也，紛多也。其形已如木偶，安有封吟廉隅之多乎？一以是終者，言其終身常如此也。一常如此之意。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蓋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特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莊子於此又說盡無為而為之事尸主也。不以名為主，是為善無近名也。府聚也，前言不慕事，不謀焉，用智即是此意。有意於謀，則是謀聚於此，可謀則謀，無所用心，故曰無為謀府事，雖不可不為而不以事自任。故曰無為事任，人雖不能無智而不以智為主，故曰無為知主，心有所主則私矣。此四箇無字是教人禁止之意，與論語四勿字同體。察也見也，見道至於盡而無窮，極而心遊於無物之始，故曰體盡無窮而

遊無朕，朕兆也，始也。無朕即無始也。天之受我，以是理吾能盡之，又不自以為有得，故曰盡其所受於天而無見得見其有得，則近於迹矣。佛經所謂依幻說覺，亦復如是，便是此意。鋪說至此，以一虛字結之。此一句甚有力，虛即自然也，無所著也。鏡之於物，妍媸去來，照者自照，何嘗將之何嘗迎之，特送也。照形而見形，照物而見物，謂之應鏡中，何嘗留之，故曰應而不藏。至人之心如此，所以於物皆無所忤，故曰勝物而不傷。天道不爭而善勝，便是此勝字。若鏡數句分明是解上面一虛字文勢，起伏豈不奇哉！平澹之中自有神巧，此等文字也。

南海之帝為儻，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混沌。儻與忽時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儻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此段只言聰明能為身累，故如此形容。

肢體黜聰明則為渾沌矣。本是平常說話，粧出日鑿一竅之說，皆奇筆也。儻忽渾沌皆是寓言，不可泥著。泥著則為癡人前說夢矣。渾沌即元氣也，人身皆有七竅，如赤子之初，耳目鼻舌雖具而未有知識，是渾沌之全也。知識稍萌則有喜怒好惡，是竅鑿矣。孟子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便是渾沌不鑿也。莊子說得未便如此詭怪，但文亦奇矣。

莊子三十二篇分為內外內篇，有七皆以三字名之。自駢拇而下則只撥篇頭兩字，或三字為名，如學而為政之例，其書本無精粗，內篇外篇皆是一樣說話，特地如此，亦是鼓舞萬世之意。但外篇文字間有長枝大葉處，或以為內篇，外篇文字粗不然而也。又有以七篇之名次第而說，如曰：先能逍遙遊而後可以齊物論，既能齊物又當自養其身，故以養生主繼之。既盡養生之事而後遊於世間，故以人間世繼之。遊於世間使人皆歸向於我，故以德充符繼

之內德既充而符應於外也人師於我而我自以道為師故以大宗師繼之既有此道則可以為帝王之師故以應帝王繼之雖其說亦通但如此拘牽無甚義理却與易之序卦不同善讀莊子却不在此但看得中間文字筆勢出自無窮快活

文字最看歸結處如上七篇篇篇結得別道逍遊之有用無用齊物論之夢蝶物化養生主之火傳也德充符之以堅白鳴人世間之命也夫自是箇箇有意到七篇都盡却枉撰憊忽渾沌一段乃結之曰七日而渾沌死看他如此機軸豈不奇特中庸一篇起以天命之謂性三句結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此亦是文字機軸但人不如如此看得破耳向侍先師講春秋至西狩獲麟先師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所以絕筆於此是夜散行西軒廊間忽問曰今日獲麟處看得如何希逸應曰以中庸聖人所不知之語斷之諸家所未有也但經始於王正月終於西狩獲麟當時下

面若更有一句夫子亦必不書矣先師曰如何希逸曰如此歸結一句更如何添得先師不答而出已夜深矣即叩伯已丘丈之門曰肅翁春秋讀得甚好甚與朋友讀春秋許多年未有如此見解者言之喜甚至半夜方歸後兩日伯已丘丈與希逸言之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洪百堅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十一

卷十一

外篇駢拇

齊 齋 林 希逸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贅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內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

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此人所同得者則為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贅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於形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為外矣以仁義為淫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為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